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潮聲未歇

朋友，見信如晤。

提筆的此刻，我家的窗外正下著一場不大不小的雨。臺北總是這樣，濕冷得讓人骨子裡都透著一絲連綿的寒意。距離上一次我們這樣隔著螢幕相思、用文字梳理彼此千瘡百孔的心事，好像又過了好幾個季節。我常在想，時間的刻度在我們身上究竟是怎麼運作的？是高中時黑板右上角那倒數計時的日子，還是大一這年，行事曆上密密麻麻、五顏六色的考試與活動？這些點點滴滴時常在我耳畔呢喃，告訴我時間從來不是一條筆直的線，它更像是一場又一場沒有預告的潮汐。有時它溫柔地漫過腳踝，讓我們誤以為自己可以永遠站在原地；有時卻以一種近乎暴力的姿態將我們捲入深海，嗆得我們滿眼淚水，連呼吸都覺得困難。

你還記得嗎？十八歲那年，我們在畢業倒數五天的下午，並肩坐在教室旁的綠茵上。暮色總是從操場西側漫進來，先是把桌上試卷染成橘色，又為你的馬尾辮鍍上金邊，最後在板溝裡鋪滿玫瑰色餘燼。我至今仍記得風掀動窗簾時，那場渲染人間的晚霞。那天的夕陽其實並不特別，只是恰巧把每個人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長到彷彿只要我們願意，就能夠順著影子的軌跡走回高一剛入學的那個夏天。那時候的你正低頭看著手機裡的一個短片，二十秒的畫面，配著那首我們都熟爛於心的歌。你轉頭對我說：「好想一直當高中生。」語氣輕得像是一片落葉，卻重重地砸在我的心湖上，泛起一圈又一圈苦澀的漣漪。是啊，不想長大。這是一個多麼狂妄又虛妄的祈求。可是你知道嗎？在那一刻，我卻無比清晰地意識到，我們已經回不去了。我們就像是被時代的巨浪推搡著前進的兩粒沙，來不及抵抗，來不及整理行囊，甚至來不及好好向盛夏告別，就被迫著長大成人。如今我走過許多城市的黃昏，卻再覓不著那樣濃烈的晚霞。或許青春本就是場隆重的光學現象，當十八歲的稜鏡被打碎後，所有光都成了無法復刻的絕版。

如今，我如願考上了夢想的科系。雖然一切都還很不真實，但當我走進校園的長廊，看著周遭那些抱著課本、眼神疲憊卻又異常堅定的學長姐時，我總會生出一種荒謬的錯覺——我真的準備好了嗎？我真的準備好長大成理想中的大人了嗎？

你說，長大，到底是什麼呢？

孩提時期的我們總以為長大是一個神聖的瞬間。是穿上那件繡著學號的新制服，走進陌生教室的那一天；是十八歲生日時吹滅蠟燭，許下一個連自己都覺得奢侈的願望的那一刻；是終於拿到那張薄薄的身份證，以為自己擁有了全世界的瞬間。那時我們總覺得，只要跨過某個特定的門檻，就能瞬間脫胎換骨，變成那種在大人世界裡游刃有餘、閃閃發光的人。後來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謊言。長大根本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場漫長得近乎殘忍的凌遲。它沒有明確的起點，也沒有清晰的終點。它藏在每一個你以為無關緊要的日常裡：藏在看著共筆上密密麻麻的蛋白質，卻怎麼也記不住的時候；藏在每一次明明覺得委屈到心碎，卻只能在電話裡對爸媽說出「我很好，不用擔心」的深夜。它像是一場沒有預警的清晨黃梅雨，你不知道它何時開始落，也不知道它何時會停。你只知道，當你回過神來的時候，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淋得渾身濕透。而那件名為「純真」的衣裳，早已在連日的陰雨裡發霉、腐爛，再也穿不回去了。

前一陣子，我在整理舊物時，翻出了高中時期的週記。那時候的我，總愛在文字裡堆砌華麗的辭藻，什麼譬喻、摹寫、映襯、排比，那些浮誇的修飾詞像是不要錢似的往上疊。當時的我總覺得文字如果不夠澎湃，就無法表達我內心那些自以為是、驚天動地的悲傷。我總愛跟你說：「濃妝淡抹總相宜，樸實的文字和華美的詞藻，本質上是一樣的。」你當時只是笑笑地看著我，沒有反駁。

現在想來，那時的我為賦新詞強說愁，其實根本不懂什麼是真正的哀愁。那時的煩惱，是具體的、有邊界的，是寫在黑板上的倒數計時，是考卷上紅色的分數，是早上量體重又多了一公斤。可是現在，當我坐在顯微鏡前，看著視野裡那些微小的細胞在載玻片上，我卻發現自己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寫內心的念想了。這該說是成長帶給我的禮物，還是成長帶給我的痛楚呢？那些曾經讓我引以為傲的修辭技巧，現在卻像是一把把鈍刀，每刻畫一次，就耗費極大的心神。我開始害怕長篇大論，害怕那種過度渲染的情緒。我只想寫一些不用太費神的文字，把那些碎言絮語攪和在一起，像是一杯放涼了的白開水，寡淡無味，卻是我此刻最真實的狀態。有時候我會想，或許不是我不想寫，而是我已經失去了那種「精準描述情緒」的能力。上了大學以後，生活被無數的生物知識、沈悶考題和社團活動填滿，我們的情緒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我們學會了用「還行」、「差不多」、「就那樣」來概括所有的喜怒哀樂。那種屬於青春的、敏銳的觸角，似乎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粗糙的現實磨平了。

我們都誤解了長大，誤解了成長的痛楚。

最近的我，常常在從學校回宿舍的路上，刻意繞遠路，去走一段種滿行道樹的巷弄。

我迷戀上觀察那些隱匿在不起眼一隅的斑斕光景。看著葉子在風中婀娜搖曳，在晴空下舞出一世芳華；看著陽光從雲層的罅隙裡漏下，在地上切割出明暗交錯的幾何圖形；看著麻雀從樹梢一躍而下，又迅速飛向天際。這些風景，在過去的我看來，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曩昔的自己總是急匆匆地趕路，眼裡只有目的地，雙腳機械式地向前邁進，卻忽略了腳下踩過的每一寸土地。直到前陣子，我在教學大樓的長廊上，意外地看見了一整排晚夏盛開的白花。那是一種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它們沒有玫瑰的嬌豔，也沒有牡丹的明媚，更沒有百合的馥郁。它們只是那樣素雅地、靜謐地開著。層層疊疊的綠葉與密密麻麻的白花交織纏繞，像是新娘的頭紗，又像是在抹茶冰沙上灑滿了白巧克力碎。它們浩浩蕩蕩地蔓延了整個長廊，直到長廊的盡頭才戛然而止。那一刻，我被深深地觸動了。

我到底該如何形容那種感覺呢？明明是如此素雅的顏色，我卻覺得它們在我的眼前熱烈地盛開著。那一朵朵的白花，彷彿喚醒了我沉睡已久的記憶。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很久沒有抬起頭，好好看看這個世界了。我總是耽溺在過去的遺憾裡，耽溺在對未來的焦慮中，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名為「自我」的囹圄裡。我總覺得這個世界充滿了無趣，總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卻忘記了是我自己先跑到荒無人煙的空地上拒絕萬物的滋養。那一天，我在長廊上站了很久。微風拂過我的面龐，帶來一陣淡淡的花香。突然覺得自己貧瘠的心靈似乎也因為這場意外的相遇而開始長出了些什麼。春風何止綠了江南岸？它不僅吹開了枝頭晚開的花，也吹皺了我心裡的一池春水。我開始明白作家們總說「夏天是萬物張揚的季節」，並不是因為夏天有多麼神奇，而是因為在夏天，我們似乎更容易找到重新出發的勇氣。那些蟄伏了一整個冬春的生命，都在努力地破土而出，更何況是我們呢？

所以，朋友，我們懷念的到底是什麼呢？

說起來，我最近常常想起高中的那些日子。不是什麼特別的片段，就是一些很零碎的畫面。比如午休時趴在桌上，陽光從窗簾罅隙漏進來，在課本上切出一道金色的線，分割了此刻的靜謐與睏倦；比如放學後我們在走廊嬉笑打鬧，晚風拂在彼此的臉上，我們的嘴角漾著如此整齊的笑靨；比如晚自習結束，一群人擠在走廊上吹風，明明身心俱疲卻還是笑得如此燦爛恣意。我曾以為，我懷念的是高中的那段時光。可是後來發現我懷念的其實是那個時候的我們自己。那個時候的我們擁有著肆無忌憚的眼淚，可以為了看一場電影潸然淚下；擁有著無需理由的快樂，可以因為一杯珍珠奶茶就嘴角揚起弧度；擁有著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篤定，覺得只要我們願意，就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

這些東西是什麼時候從我們身上悄悄溜走的呢？沒有人說得清。它們不像頭髮或指甲，掉了還會再長。它們更像掌心的沙，越是用力握緊，流失得就越快。等到我們終於學

會鬆手的時候，掌心已經空了。這就是成長的代價吧。是的，這是一場沒有退路的單向旅程。

偷偷告訴你吧，在剛開始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其實是感到有些迷茫的。我覺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了「十九歲」與「未來」之間的一個真空地帶。我不想長大，卻又不得不長大。我恐懼平庸，卻又無力改變現狀。那種感覺，就像是在漆黑的海面上獨自划著一艘小船，看不清前方的燈塔，也找不到回去的岸。尤其當我打開書本，面對那些厚重的醫學倫理與基礎科學時，那種「我究竟能不能承擔起一條生命」的恐懼，總會在深夜裡將我吞噬。但是，親愛的朋友，在寫下這些文字的過程中，我突然覺得釋懷了。也許成長根本就不需要被定義。它不是一本寫滿掙扎和嘆息的宣戰書，也不是一本寫滿妥協和同化的投降書。它只是一場又一場的遇見與告別。我們遇見了新的自己，告別了舊的自己。我們告別了過去的幼稚與狂妄，迎來了現在的沉穩與包容。我們告別了對世界非黑即白的篤定，迎來了看見灰色地帶的寬容。我們失去了一些東西，但也得到了一些東西。我們失去了不顧一切的勇氣，卻得到了衡量輕重的智慧；我們失去了大聲說出「我愛你」的坦然，卻得到了默默守護的深情。這些交換，或許並不划算，但卻構成了現在的我。站在現在這個位置往回看，我不得不承認，那些失去的，都是必經的；那些得到的，都是珍貴的。

我的朋友，我永遠的朋友，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我依然希望你能夠保有那份對生活的熱愛。即使這個世界再怎麼荒謬，再怎麼無解，我都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盛大而無解的世界上，荒謬地被愛。我希望我們都能用僅有的勇氣去嚮往將來的自由與堅強，包裹住現在的局促與焦躁讓自己加速著成長，完成曾經那個脆弱的自己在草稿紙上寫下的、沒什麼光彩的心願。你告訴過我的，別去留戀潮濕的梅雨季，要奔向燦爛明媚的豔陽天。如果十九歲的失去最為強烈，那麼未來我想去忘掉它的朦朧與痛楚，記住在煉獄中仍舊燦燦笑著的我們。

這一次，我終於在時間的浪裡短暫地停泊。去懷念那個被一層層包裹住的舊我，讓那些事物重新在我的內心深處像浪濤一樣流動起來。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是那個看著影片想哭的少女。我們會變成另一種人，有另一種煩惱、另一種幸福、另一種人生。但我希望那個時候，我們還能記得現在的自己——記得那個明明脆弱卻假裝堅強的自己，記得那個明明迷茫卻還在往前走的自己，記得那個明明內心鈍痛卻還是笑著擺手的自己。因為正是那樣的自己，一步一步把我們帶到了現在、帶到了未來。

站在生命的此處，我看見五歲的她，抱著虛無縹緲的幻想和快樂跑向我；看見十一歲

的她，帶著細膩而純粹的夢想走向我；看見十七歲的她，帶著內心的眼淚和不順從的倔強堅定踱向我。如今，時間的浪又將我推向了這裡，而我又在朝著未來的我走去。

總之，在這些年歲裡，儘管生長帶來的陣雨總使我因濕溽潮氣而隱隱作痛，痛苦帶來的痕跡卻給了我貧瘠的心靈滿溢的能量。我驕傲於歲月的洗禮與堅持，未將我鍛造成轉瞬即逝的浪花。我應是地科課裡老師在黑板畫的那汪蔚藍，永遠閃灼在波浪，等待海潮的回聲。

朋友，請原諒我在這封信裡寫了這麼多雜亂無章的思緒。或許我還是那個腦袋裡一團亂麻的人，學不會用最精煉的語言來表達內心最深處的感受。但我只想告訴你，在這個充滿變數的世界裡，你我都不是孤單的。我們都在同一片海面中，經歷著屬於自己的生長痛。這條路或許漫長，或許崎嶇，但只要我們還在走，就一定會綻放出屬於自己的蓓蕾。

如今，那長廊頂上的花兒也許早已凋謝，但請相信，它們的種子已經落在了我們的心底。在未來的某個夏天，它們一定會再次破土而出，綻放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絢爛的花朵。因為少年的心，永遠不死。

我的朋友，我永遠的朋友，世事的浪會不停地洶湧。願你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乘上一葉扁舟，執槳感受生命的勃勃生機。願我們都能在時間的洪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錨點，不再隨波逐流，不再惶恐不安。願我們都能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坦然地面對那個正在生長、尚未綻放的自己。

長路漫漫，你我遲遲而行。